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貳百肆拾陸

列君國部

盟會

傳稱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自周室東遷諸侯力政疆陵弱
大侵小或夷狄交亂於中國或霸王臨長於庶邦繇是坎牲軟血之
事作矣若夫稱之以先代要之以神明形於載書以著其信誓及後
世以圖其終固宜守之而勿渝奉之而可久其或假辟易田乃成於
詐諛捧盤執耳或至於紛紜可尋可塞逮乎長亂是糾是殛垂之空
言自非仗仁義之名保丹青之誓恤病討貳以存亡國而討不睦勤
王尊主以翼天子而訓諸侯苟異於斯亦鮮以濟

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蔑姑蔑魯地魯國下縣南在姑蔑公即位而

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儀父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始通也切惠公之季年小國東平無監縣也敗未師丁黃公

立而求成焉故曰始通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狄蠻夷皆氏姜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陳留齊陽

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許其修好而不許其盟

八月公及戎盟于唐高平力與縣復脩戎好也北有武唐亭

冬十月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子帛裂縵子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於魯侯大夫盟莒以和鮮

之子帛為魯結好息民故曰魯故也密莒邑淳于城陽縣東北有密繩

三年十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石門齊地或曰濟北廬縣故城西南濟水云門尋廬之盟

也

四年春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

公過于清宿盟在元年

六年五月公會齊侯盟于艾泰山年縣東南有艾山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

棄惡修好故言始平于齊

七年夏齊侯使夷仲年聘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

秋宋及鄭平七月盟于宿

冬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蒞盟蒞臨壬申及鄭

伯盟軟如忘忘在如軟血洩伯曰五父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鄭良佐如

陳蒞盟良佐鄭大夫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

宋敬衛侯許之故過於大丘夏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于廩盟于

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平宋衛二國忿鄭之謀

八月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魯為魯故冬今公尋之故曰以成紀好冬

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侯冬來告稱秘和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

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九年七月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在琅邪華縣南時宋公不王不供職鄭伯為王

佐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郟之役怨公不告命公入郟在五年

宋宋欲以說宋而和也公怒絕宋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故會防以謀伐

宋

十年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仲丘盟于鄧為師期尋九年會防謀伐宋鄧魯地五

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老桃宋地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邾地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謀伐許也鄭伯將伐

許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桓公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枋田公許之

三月鄭伯以璧假田許田為周公枋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枋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

實不言枋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結枋成也結成二易田之事也

枋故獨見枋盟曰渝盟無享國冬鄭伯拜盟

二年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鄧州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始懼楚也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地

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同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九月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

三年正月公會齊侯于贏贏齊邑今太山贏縣成昏於齊也公不由謀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

也禮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敢血也不盟也又

公會杞侯于郟杞求成也二年八在

六年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魯地在太山鉅平縣東南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

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

王以與鄭故求與仲

八月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闞伯比曰天去其疾矣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水可克也乃盟而還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挑丘弗遇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挑丘衛地齊

北陳阿縣東南有苑城

十一年春齊侯鄭宋盟于惡曹惡曹地闕

九月魯大夫柔會宋公陳侯蔡侯叔盟于析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析北闕公會宋

公于夫鍾夫鍾成地十二月公會宋公于闕闕魯地在東平

十二年六月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曲池魯地魯國汝陽縣北有曲水亭

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一丘也

宋公以立利公故多青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

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會鄭賂故與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

十四年春公會鄭伯于曹修十二年武公之好以曹地曹與會曹人致餼禮也熟曰食生曰餼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

十五年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謀伐鄭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六年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謀伐鄭也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言議納不止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

後至

十七年正月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平齊紀且謀衛故也齊欲滅紀

衛逐其君三月公會邾儀父盟于趯尋蔑之盟也趯魯地稱字義與滅盟同

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鄫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為冬公

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厲公在

四年三月楚武王伐隨令尹闞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澆也軍臨隨
人懼行成時秘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澆水在義陽厥縣西莫敖
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汭內也謂漢西夏齊侯陳侯鄭伯
遇于垂

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
糾也夾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莒魯地琅
邪繒縣北
有莒亭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以平宋亂
宋有
弒君

十四年冬周大夫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鄆齊地今東郡
鄆城也齊桓修
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
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

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齊始霸也始為諸
侯長

十六年十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
幽鄭成也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每
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侯介於二大國之
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
上終於春秋滑國都曹客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子結魯大
夫公羊穀梁

二十二年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高偃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
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
業也

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十有二月公會齊侯盟于扈扈鄭
地

榮陽巷
縣西北

二十七年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岳陳鄭服也二十
年齊亂而齊納敬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冬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
年獲成於楚皆有一心于齊今始服也

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三十年冬公及會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謀以戎
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霸故欲為燕計難燕國今薛縣

三十二年春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宋
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

閔公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
子忠賢故請齊侯許之使召請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游之事季
霸主而復之

子來歸嘉之也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僖公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榿宋地陳國陳
盟于犖謀救鄭犖即榿也地有二名

二年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服江黃也貫宋地梁國蒙縣
貫字相似江國在汲南安陽縣西北有貫城貫與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陽穀齊地在東平
故鄭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泣盟公時不會陽穀
遣人也魯來尋盟魯使上卿

四年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潰齊侯以
諸侯之師伐楚蔡師次于陘楚使屈完如師完及諸侯盟于召陵屈

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
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州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孫

茲叔牙子
叔孫戴伯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書會尊首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謀寧周也

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師請侯會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鄭伯逃歸不盟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七年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謀鄭也

高平方與縣東有甯母亭音如甯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

洮謀王室也

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者有難故洮曹地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尋盟且

修好禮也

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九年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義

修好故歸其盟辭宰孔先歸既會先遇晉侯曰可無會也

晉侯欲來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

在莊三南伐楚在四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

言或向東必晉侯乃還

不能復西略會齊

十三年夏侯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壯丘

壯丘地名

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十六年十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侯于淮

臨淮左右謀鄆且東略也鄆為淮夷所病故

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雖與盟而猶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

國地而鄆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冬會陳人蔡人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

楚人鄭人盟于齊地於齊齊亦與盟修桓公之好也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以宋為盟主汝在齊人上

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

後敗謂軍敗績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孟宋地楚始與中國

行禮會故稱爵

二十五年冬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

平也莒以元年麗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洮文公之好

二十六年正月公會莒茲本公茲本時君之號莒美無謚以號為稱寧莊公盟于向莊

寧速衛大尋洮之盟也夫向莒地

二十七年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會之非后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故直

以宋地盟

二十八年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欽孟欽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侯弗許四月

晉楚戰于城濮鄉役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后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

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

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丁未晉侯敵楚俘于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牛自襄使元

咺奉武叔以受盟奉使攝君事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名庭書要言曰皆獎王室無

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誅出俾使也隊墮

也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六月晉人復衛侯

以叔武受盟于綏武子甯渝也陳留長垣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

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不和也今天誘其衷

也衷中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牛曰牧不協之故用昭之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已往既盟

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明神

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言叔武之賢甯渝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討不服

也討衛許

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孤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濇塗秦

小子勲盟于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秦小子

在蔡下者若宋卿不書罪之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

諸侯大夫諸上敵公侯与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大國

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与盟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

之見貶亦兼有此聞故傳重發之之

三十二年夏狄有乱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

文公元年秋公孫教會晉侯于戚戚衛在填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

使成文晉侯疆齊田故公孫教會之正其疆界晉取衛田

二年三月及晉處父盟處父為晉卿不能規公以禮而親與公盟故

厭不地者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四月晉使陽處父盟公以耻

之以大夫盟歆耻辱魯也

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垂隴鄭地
隴城士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書而書名氏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書士穀堪其事
也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穀能堪知士故書

三年春正月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為秋晉人懼其無禮於
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菁
菁者莪詩小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公以公降請拜謝其以公曰小國受會於大國

敢不慎儀君貺之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
辭降階辭登成拜俱還上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顯顯令
七年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熒陽卷縣西有扈亭不

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晉侯立故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穆伯

八年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
盟于暴傳云晉人以扈之盟將伐魯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遂會伊維之戎伊維之戎將伐魯公子遂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十年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闕蘇子周卿士頃

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康承康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

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沓地請平于晉公還鄭

伯會公于棊棊鄭地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二於楚鄭伯與公宴

于棊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義取諸侯

恤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亦有同微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

祭祀不款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四章以下義取文子

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為鄭還不敢安居鄭伯拜謝公公答拜

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楚肴同盟于新

城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從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奉使隣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稱司

馬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替幣宿主以禮為敬故曰卿行旅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威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

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敬事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則魯尊而休焉故貴而不名

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謂華督魯孫也督殺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

故不敢屈魯請承命亞旅亞旅上大夫魯人以為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

明君子所不與也

六月晉以新城之盟在前蔡人不與不會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

兼帥曰君弱不可以急急憊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

盟且謀伐齊也齊王執使且數伐魯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

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

十六年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為受弱故平公有疾使季孫行父季文子會齊

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間疾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

故盟于鄆丘鄆丘齊地

十七年四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魯故請服六月

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諸侯而言復合則如上十五

年會扈之諸公不與會齊難故也十月襄仲如齊拜穀之盟侯可知矣

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位未列於會故以請之公會齊侯會

于平州平州齊地在太山牟縣西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東門襄仲如

齊拜成也謝得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

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

而還文公五年十七年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三年春齊侯伐鄭及邲鄭晉平士會于盟邲鄭地為夏楚侵鄭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孫桓子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鄭及始修好

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

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御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軟者尊卑之別也晉侯之立也年在二公不朝

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盟公不與盟以賂免父

即黑壤也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九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討不睦也陳謀齊

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後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州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鄭服也言楚與晉押主盟

秋晉侯會狄于檇函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

晉赤狄路氏最強會于檇函衆狄服也檇函狄地

十二年十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衛背盟故大夫鄭人宋華椒承群

為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在今濮陽縣東南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

不膏其言也宋伐陳衛敢之不討二也宋為盟主故伐陳陳二於衛楚故

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衛有旧好故孔

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十四年衛弑孔達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

免焉宋討陳之二今宋見我晉衛不虧盟以恤宋而春秋貶宋大夫傅熯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同免

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五月楚師伐宋宋人懼使華元夜

入楚師登子反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守將其右者門者舍人之名因而利道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雖然

之華元盖用此術得以自通

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

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

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谿楚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杞邑

十七年六月公會晉侯曹伯邾子同衛侯盟于靳道靳道晉地討貳也

十八年春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子朝南

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綬故得逃

成公元年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與晉盟懼齊楚

二年六月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師會晉郤克衛

孫良夫曹公子首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也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盟于袤婁鞌去齊五百里袤婁去齊五十里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

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關鄭冬楚侵魯及揚橋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

孟孫以執鄆執鍼織紵織紵工織經繒布者皆百人公衛為質孟孫請以賂成公衛

子以請盟楚許平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

之君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

鄆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鄉下所謂鄉不書置盟也然則楚鄉不於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不書鄉貶也鄉不

書置盟也於是子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置乏蔡侯許男不書

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謂左右則失位也鄉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君臣之別

三年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侵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

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

三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鄉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鄉當大國之

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鄉當大國之下鄉中當

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二等國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

國子男衛在晉不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晉為盟主其將先

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

五年十二月公會晉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

牢虫牢鄭地陳畝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

難子靈圖龜也宋公不歆會以新誅子靈為辭為盟年侵宋

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侯莒子

邾子杞伯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尋蟲牢之盟

且莒服也虫牢盟在五年莒本屬奔各服故莒從之

九年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為歸汝陽之田故諸侯二於晉前年晉人懼會于蒲

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競

也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

伐二德之次也是行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生立子為君此父不

惡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之廟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然

子駟皆穆公子榮陽卷縣東有修武亭辛巳鄭伯歸

十一年春公在晉人以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

公如晉弔至三月晉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卻犇欲克夏季

是乃得歸文子如晉報聘且蒞盟也卻犇文字交盟魯晉之君其意冬宋華元

一也故旦書未盟卒重畧輕

如楚遂如晉克合晉楚之成為明年盟未西門外張本秦晉為成將會於令狐晉

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黼盟晉使于河東史黼秦大夫

晉卻犇盟秦伯于河西城就王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

也齊一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質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二年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

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灾危徭救凶患若有害楚則

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誓往來道詘無壅帶謀其不協而討不

庭討背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阻隊其師無克昨國俾使也

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諸侯以申成好冬

楚公子罷如聘且蒞盟報郤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赤棘晉地

十五年三月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邾人同盟于齊討

曹成公也討其弑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二年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

元邾人于沙隨沙隨來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見公不及鄆陵戰故不諱者耻輕於執止公會尹

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邾士子爵十二月季孫竹父晉卻犇盟于

亳晉許魯平故盟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柯

陵柯陵鄭西地尋戚之盟也冬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同盟

十八年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虛打地關謀救宋也

襄公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二年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將在齊人懼師小國而會之遂成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四月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

首首至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

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言

子能固事盟主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

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易不

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

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郟與士匄盟郟水名也六月公會單頭公及諸侯己未

同盟于鷄澤單頭公王卿士晉侯使荀會送吳子於淮吳子不至道遠多難楚子

辛為令尹侵於歆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歆袁僑晉

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初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大夫辭

不會于鷄澤之故三年會鷄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晉人將為

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會期二大夫皆命晉

命而會吳九月盟于戚會且盟吳成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穆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

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听命于會鄆迎魯境故欲以屬國既而欲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

青故復乞還之

七年十月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拜非二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盟在成公登亦登後禮登階臣叔孫桓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實君未

嘗後衛君並登今吳子不後寡君君未知所遇吾子其少安安徐孫

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為君過而不悛亡之

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兒詩周南言人臣謂從者也

從順衡而委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在會而公先歸以

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敵捷于會故請聽命敵蔡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甲戌師于汜汜衆車還聚汜今于諸侯曰脩器備戰備

盛饑糧饑乾歸老幼示將居疲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肆青圍鄭

肆緩也青過也不書鄭人恐乃行成與晉中行敵子曰遂圍之以待

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楚救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

而還師敵楚人敵罷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師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

也楚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三動而楚猶愈於戰戰聚暴骨以逞不

可以爭言爭當謀以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

也言當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二月同盟於戲鄭服也鄭服

同將盟鄭六鄉公子駮駮子公子發發子公子嘉嘉子公子輒輒子公孫薑薑子

公子舍之展子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晉士莊子為載書莊

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听而或有異志者

有如此盟如違盟公子駮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

也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

其民人不獲享其利士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委自今日

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

亦如之此亦盟如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公子舍之曰昭大神要

言曰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要

而要之以盟豈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如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

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

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十二月楚子伐鄭成與晉子駟將及楚平

子孔子僑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底曰吾盟固

云唯疆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疆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

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善之主也是

故臨之也神臨也明神不蠲要盟也蠲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人

盟同盟於中分中分鄭地中里名罷戎楚大夫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會吳子祖吳子在祖晉以諸侯姓會之故曰會吳子壽夢

也壽吳夢子乘

十一年四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北宣子曰不

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二乎罷於道踞乃盟

載書曰凡我同盟無諠年諠精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毋保姦藏罪毋

留慝速去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獎助或間茲命司慎司盟

名山名川二司群臣群祀群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太祖宋鄭

也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偃姓邾小邾曹妣宋

始封君二國言也明神殛之也殛誅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陪覽九月諸

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

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告十二

月戊寅會于肖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堠不相禁

侵掠

十四年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

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外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

衛北宮括在會隋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歆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

吳來在會諸侯會之為吳謀楚故也謀為吳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

以退吳人楚伐吳喪故以為不德楚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也范宣子

親數諸朝行之所在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

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乃祖吾離被苦蓋蓋苦之蒙荆棘以來歸我

先君蒙昌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今

諸侯之事我寡君不若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詰朝之

事爾無與焉詰朝明且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會于

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四

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毋是翦棄翦削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

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以為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

二不內侵亦不外叛昔文王與秦伐鄭秦人伐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於

是乎有殺之師在僖三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秦師不復我諸戎

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倚其與晉踣之也踣僵戎何以不

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

殺志也意常加殺死中二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

而罪我諸戎飲食我諸戎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

之能為不與會予亦無曹焉曹閻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體

宣子辭焉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信謔也於是子不書者

叔齊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

使經所以並書二卿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

人于戚

十五年春正月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戌盟于劉

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人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湨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湨水入河戊戌大夫盟諸大夫卒欲盟

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可知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

曰歌詩必類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荀偃怒且曰諸

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於是

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

庭伯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專奉小邾以包之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母侵小督揚即執邾悼公

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泗水名取邾田自漵水歸之

于我十一月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

俱齊故為穆叔見叔向賦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引誰極控

叔向曰盍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

不懼乃城武城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貳百肆拾柒

列國君部

盟會第二

襄公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也故莒數伐魯

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也六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汗比衛地又近

齊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二十一年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高任地開銅藥氏也禁銅藥盈使諸侯不得受

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莒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沙隨銅藥氏也晉知藥盈在齊故復銅也

二十四年八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伯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二十五年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後在秦晉為成晉韓

起如秦蒞盟秦伯車如晉蒞盟伯車秦伯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八月諸侯
同盟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齊成固也伐齊而無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鄉會公侯皆應賤方責宋向戌後期
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賤之以封衛疆齊田正戚之取衛西鄙懿氏

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意城趙氏不書尊公也罪武會
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至於期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

與會故不書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滌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吳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勝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與宋則與盟可知

經唯序力國大夫楚先指歎而書先晉真信也陳于肯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

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孟謀於諸

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名小國之蓄也將或弭之

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

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以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
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
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
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
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斥之於俎合卿宴之享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享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

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弥兵之意敬逆趙武趙仲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宿主之辭故尼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

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後武遺盈如楚丙辰邾

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不止陳遣黑肱相就晉大夫盛盟載

之言兩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楚就於陳成要言戊戌滕成公

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晉楚之從交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庚午

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秦楚齊晉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

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

使使朝楚壬申佐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謂諸王驛傳也謂告也王曰釋齊秦

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使是夜也趙孟及

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表要各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英

蔡公孫婦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晉楚

各從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宿盈曰楚氛甚惡懼難氣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

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東北頭為上政晉營在東有急可左回入宋東門辛巳將

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

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求服若不信是棄其所

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

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利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

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

存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惠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

也匹夫以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斃路也若合諸侯之鄉以為不

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斃于死者單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夫

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

病為楚所病則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

倍子何惧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奉吾庸

多矣非所患也信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皆不與

孫則貢武重敵比小國武子恐叔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

盟私屬二叔孫曰邾滕人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

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有得命今君惟以

遂其小是晉楚爭先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為先晉者也

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當先是楚弱矣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

也久矣狎更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尺非歸其

尸盟也主尸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楚

為晉細不可乎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乙酉宋

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

蒙門也宋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對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

愧不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宜

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矣五君謂文子子木入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

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蒞盟七月辛

巳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

命而貶之釋例九月楚遠罷如晉蒞盟罷令尹子

二十八年夏齊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

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禹也宋盟曰晉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

與盟何為於晉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政

事而後薦賄以副

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礼也言當從大從大國請事以順有志雖不與盟敢
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九月鄭游吉如晉
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二十九年五月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孫段百石也三十年伯有杞死乃命為卿今蓋攝行卿事杞

子來盟文公也杞後稱子用夷禮也魯歸其田故未盟

三十年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宋災故以諸侯故以惡宋人不克己自責而出會求財

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

昭公元年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謂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禰招甯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

子交同今讀旧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尋宋之盟也宋盟貴武之信故向之也衛在陳在上先至於會

在襄二十七年邾于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軟今令尹

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子木之信稱於諸

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襄甲况不信之尤者也尤甚楚重得志於晉

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先再合

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澶淵及今會魏也服齊狄

寧東夏侯白狄朝晉平晉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城淳于襄二人九年城杞

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非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

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于也是惧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

賜矣諉于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

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為本循

信

而行之譬如農夫是槐是棗槐棗也壅苗為棗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言耕種不以水

早息必獲豐年之數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也詩曰不僭不

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

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圖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楚恐晉先歆

故歆不舊書加于牲上不歆血經所以從書盟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四年六月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填子胡子沈子小邾

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椒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

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

釣臺之享啓為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釣臺改蓋啓享諸侯于此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

亭或言亳周武王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周武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

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艷宮之朝鄭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

會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之師在信晉人有踐土之盟在

二十君其何用宋向成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王所用

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

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敵公會諸侯之禮六其禮六義也宋子產

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敵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敵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司所

從言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奉待於後以

規過規正過卒事不歸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

以規左師子產所敵六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奉

請辭焉請王辭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

幣焉敢請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徐子吳出也

以為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卜諸侯侈侈自奢椒奉曰夫六

以爲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卜諸侯侈侈自奢椒奉曰夫六

王三公之事也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

命也夏桀為戎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東

夷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皆所以示諸汰也諸侯所由

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

汰而復諫也復恨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

棄惡今遠方善亦如之德而後與為十三年楚其君傳

六年十二月齊侯伐北燕七年正月癸巳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

不听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璽玉犢之屬公孫皙曰受服而動侯釁

而退可也哲齊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澗鄭縣入易水燕人歸燕

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璽玉犢瑤璽一耳玉爵三月公如

楚叔孫婁如齊蒞盟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旧好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王所

召不行會禮故不摠書

十一年五月仲孫纁會邾子盟于禚禚祥地開修好禮也秋季孫意如

會晉韓趙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宰虎曹人杞人于厥厥地開

謀救蔡也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晉治兵於邾南

甲車四千乘三十人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

將尋盟齊人不可有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猷公猷公王卿曰抑齊人

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也底致君苟有信諸侯不二何患焉告之

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天子

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在前者啟開也行道也遲速唯

在

君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

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盟何盟之尋託命叔向曰國

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而禮

次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酒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則威酒昭

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無威不威棄

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間朝以講禮

三年而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再會而盟

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志業於好聘講禮

於好朝也示威於衆昭明于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常

由是與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而布

諸君求終事也也終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

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听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

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

習建而不施建立施旗不洩壬申復施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施故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

之所謂讒引多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

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子服惠

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寡

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

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憤於豚上其畏不死備仆南蒯子仲

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

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鄆以討魯罪聞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何求

已滅其民猶存故並以恐魯

而弗克魯人惧聽命與不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

于除除地為壇癸酉退朝先盟在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帷也子大叔

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間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亡蒲也言子

產每事敵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也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列

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以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

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行李之命行李之命通聘問者無月不至首

之無藝藝法制也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

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

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濇乎濇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

二偷之不暇何暇討二不一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

公不與盟言邾莒之討魯故十六年正月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蒲隧

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如陂徐人行成徐子及鄭人莒人會齊人盟于蒲隧

十九年五月邾人鄭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

二十年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龜如莒蒞盟龜齊大夫莒子如齊蒞盟

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二十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

游吉曹人邾人于黃父謀王室也朝亂謀定也

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齊公會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

陵鄆陵地謀納公也各侯謀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

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令戌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固請之范猷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真子衛北

官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

自出也夫豈無備而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猶復休公徒之怒

也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水以游叔孫氏懼

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

其民淮夷與之淮夷魯東夷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各不致力有天

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事君如

在國書公行有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

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俱皆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復自晉君

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

衆魯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也世叔申世叔儀孫尋盟尋盟尋城成周也

定公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修邾好也公即位故修好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子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于召陵先行會

禮入楚竟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召陵會劉子諸侯摠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昌亭復稱公者

會盟于臯處故

七年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地徵于會衛徵召衛侯欲叛晉屬齊鄭也

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

齊侯從之乃盟于沙城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八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瓦衛也將未救魯公逆會之東郡燕縣東

北有范猷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雉鴈魯於是始尚羔猷子士

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鄉執羔大夫執鴈魯晉師將盟衛侯

則同之今始之執羔尊也鄉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

于鄆澤自瓦還就

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

前年衛叛晉推齊簡子意欲屬辱之

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

二子晉大夫

衛人請執牛耳

盟禮尊者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

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之

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

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

將軟涉佗梭衛侯之手及挽

梭擠也血至挽

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曰盟

以信禮也

信猶明也

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言晉無禮不款受其

盟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濮結叛晉曲濮衛也

九年春宋心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

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

巢何戌曾孫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

夾谷即祝其也

孔丘相相會犁

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萊人齊所威萊夷也

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

以兵擊萊人

兩君合好而裔

夷之俘以兵亂也

裔遠也

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乱華

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

盟將告神犯也為不善

於德為愆義于人為

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辟去萊兵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

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

如此盟鉏之禍

孔丘使茲無還

以對無還曹大夫

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汶陽曰乃當

共奔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潔故畧不書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

之故吾子何不聞焉

故曰

事既成矣

會事成

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

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鍾磬也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

其不具用秕稗也

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谷者言享不具禮穢薄也

用秕稗君辱棄禮名

惡子蓋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孔子懷

詐故以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地關

禮治之

十一年冬及鄭平六年侵始叛晉也魯使僖公以來世服於叔還如

鄭洫盟還叔詣曾孫

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結叛

十四年五月公齊侯衛侯于牽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助

范中行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范氏故也謀救范氏

哀公元年八月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漵沂之田而受盟癸

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

六年春叔還會吳于祖

七年夏公會吳于郟郟今琅邪郟縣

八年秋及齊平九月藏賓如如齊洫盟會子藏齊問丘盟來洫盟盟

丘嬰之子

十二年夏公會吳子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尋繆公不欲使子

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言神明

以結之結其明神以要之禍福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

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乃寒歎也

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

衛大子羽曰吾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水曰吳方無道子水

夫衛大國無道則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為衛患也長木之斃無

不標也擊標國狗之瘞無不噬也瘞狂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子

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

藩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侯伯致禮以禮賓地主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所會主人也饋生物

君舍以難之難困也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語及衛故不為本

者衛請太宰詒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執

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

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設

夫墮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誰敢不惧墮黨崇讎而惧諸侯

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詒說乃舍衛侯

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七月辛丑盟吳晉爭

先爭軟血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吳為大伯晉人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

為侯趙鞅呼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

二臣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及曰肉

食者無墨黑氣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為敵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

悉久請久待之以待無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

十七年十二月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敬也蒙在東莞盟陰縣西故蒙陰城也孟武

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孟武問

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後吳公子姑曹

季羔高柴也鄆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墮也在十二年武伯曰然則屍

也屍武伯名也鄆衍則大國執發則小國也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二十一年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二

月盟于平陽西平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後后庸盟康子病之恥從也

武伯皆後后庸盟

言及子贛思子贛曰在此吾不及此矣越不及與武伯曰然何不召之曰

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

齊宣公四十九年與鄭會于西城

康公十六年與晉衛會濁澤

趙成侯十三年與韓昭侯遇上黨

十七年與魏惠王遇葛孽在斥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入齊

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河

秦孝公七年與魏王會社平

二十年會諸侯于澤朝天子

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于田郊

魏惠王五年與韓會澤陽城武都

十四年與趙會鄆

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

二十七年與秦會彤

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

齊宣王七年與魏王會于河南

八年與惠王會于甄

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

秦惠文王九年與魏會應

十二年會龍門

初更二年與齊楚會齧桑

趙武靈王四年與韓會于區鼠

秦武王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

魏哀王六年秦求丘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晉

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晉應

十七年與秦會臨晉

二十年與齊王會于韓

楚懷王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約於黃棘

韓襄十年太子嬰與齊王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

楚頃襄王十四年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

魏昭王十二年與秦擊齊濟西與秦會西周

韓釐王十四年與齊會西周間

趙惠文王十四年與秦惠中陽

十六年與秦王會穰

二十年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年表云與秦會澠也先是秦王使使者告趙王

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庶頗蘭相如計曰

王不行示趙王且怯趙王遂行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

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

趙王會飲久之令趙王鼓瑟蘭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

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王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

於是相如前進缶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請得

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

王不憚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

缶秦之群臣從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之

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趙悼襄王三年趙相魏相會魯柯盟

八年入秦置酒

齊王建二十八年入秦置酒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二百四十七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二百四十八

列國君部

攻伐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為三所以錫壤開封建賢立德乃用其制以為藩屏暨夫衰世交相攻伐陳師鞠旅或勤王而討不庭遣將即戎或主霸而存危國斯則近仁義之舉得乎節制之道矣及乎以疆暴弱以曲陵直生民之肝腦塗地而靡顧親隣之盟誓在耳而遽絕衰世之弊一至於此故仲尼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信哉斯言之可徵也

魯公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作故東郊不開

費誓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費東魯郊之地名史記作公曰嗟人無諱聽命伯禽為

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即之以征嘯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教乃

勅之使無誼諱欲其靜聽誓命甲此紛無備乃弓矢鍛乃戈

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言當善簡汝甲此紛無備乃弓矢鍛乃戈

予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磨礪絳刃皆使無敢不攻善予今惟淫

舍牯牛馬馬言軍人惟大於舍牯牢之牛杜乃獲斂乃穿無敢傷

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甯穿地陷獸當以

牛馬之傷汝則有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馬牛其有佚

殘人畜之常刑棄越壘伍而未逐之役祇復之我商賚汝衆人其有得馬牛逃

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功則商度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

無敢寇攘踰垣墻軍人無敢暴却人越人墻竊馬牛誘臣妾汝

則有常刑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

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與之使刑

魯之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惟我築人時諸國之兵而但稱魯

日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無敢不供汝則有餘

刑非殺時具楨榦無敢不供也然則非殺汝魯人三郊三遂時乃

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則亦有乏軍與之大刑

作此費誓遂平徐戎定魯

隱公元年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初鄭莊公弟京城大叔今勞陽

京縣大叔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

即段也三人步走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

鄆大叔出奔兵共國令汲

八月紀人伐夷夷國在城陽莊武陽

十月鄭共叔之乱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之子衛人為之伐鄭取

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虢西魏國也引農陝縣東南有魏城

二年十二月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乱也治元年取廩延之乱

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夏宋

公陳侯蔡侯衛人伐鄭初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

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謂三年鄭人而求

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篡立者諸侯既之會使告於宋曰君若

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

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蔡今南上蔡縣故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五年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

南燕國今東郡燕縣鄭祭足原繁洩駕於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

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城臯縣

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

秋衛師入郕衛之乱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郕國也東平父縣西南有

九月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

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釋四年再見伐之也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

郟以服東門之役郟也

十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郟之役六年五月庚申鄭伯

侵陳大獲

冬宋人取長葛秋取冬乃告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七年七月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乃欲求宋故

日為
宋討

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彼徒我車俱其侵軼我也也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勇則能往無剛不耻

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大兵也戎輕而不整貧而無親勝不相

讓敗不相救先者先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

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

況神鄭秉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師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三伏至

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及逐之戎前戎師大奔復注軍又復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秉戎師殪死也

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子鞏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

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

宋師書敗未陳也辛未取郛辛已取防鄭後至得郛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

郛不用師徒也濟英成武縣東南有郛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七月庚寅鄭師入郛猶在郊鄭師還駐宋人衛人入鄭承虛入

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

師焉三圍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圍之師者旅之通稱

伐戴乃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十月壬申齊人鄭人入郛討違王命也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郛也縈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謀伐許也鄭伯將

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

以螿弧登瑕叔盈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伯必登壬午

周備也

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故

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伯

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徧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徧東鄙也曰天禍許

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借手於我寡人唯

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群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

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鬻也

其况有父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

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於地以壽終天其以礼悔禍於許

言天如礼于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唯我鄭國之

有請謁焉如日昏媾謁告也婦之夫日昏重昏日媾其能降以相從也降心也無

滋沲旅實偏處此以與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

而况能裡祀許乎潔齊以享謂之裡祀講許山川之術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

許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徧曰凡而

器用財賂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

舊鄭在京兆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

之裔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裔維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是年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限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

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不量力

息國不親親鄭息同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聞

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公即位而來朝杞侯歸乃謀伐之九

月入杞討不敬也

三年春晉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武公

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逐翼侯於汾隰汾隰汾水邊驂絰而止驂馴

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夜獲之及栾共叔共叔桓叔之傳栾賓之子也身傳翼侯

六年春楚武王侵隨隨國今義陽隨縣使遠章求成焉遠章楚大夫軍於瑕

以待之瑕隨也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夏北戎伐齊齊侯使

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

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首

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公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于鄭成秋

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邾邾邾王成

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黃隨不會使遠章讓黃貴共楚子不會

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良請下之弗許而後戰下之請服也所以怒

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

望楚師遙見楚師季梁曰楚人工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

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

不從季良謀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速杞隨地逸逃也聞丹獲其戎車

與其戎右少師聞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竈之故以為右

子將不許聞伯比曰天去其疾也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將

盟而還

九年春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韓服也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縣楚

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鄧南鄙鄆人攻而奪

之幣鄭在今鄧縣南污水之北殺道朔及巴行楚子使遠章讓于鄧鄧人弗

受言非鄧人夏楚使聞廉帥師及巴師圍鄧聞廉楚大夫鄧養甥聃

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二甥皆鄧大夫聞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

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聞廉衡陳於其間以與聞師戰而偽北北走也鄧人逐之皆巴

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皆巴師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秋號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荀賈皆國名十年

十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攻于郎故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用周班初北

戎病齊在六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為齊人餼諸侯使魯次

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救之

十一年楚屈瑕將盟二軫二軫二國名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

蓼伐楚師鄭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鄭城蒲騷鄧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部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

城胡陽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聞廉曰鄧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曰虞

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君次于郊鄧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

地鄧楚我以銳師宵加於鄧鄧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聞志

若敗鄧師四邑必離遂敗鄧師于蒲騷卒盟而還卒盟二軫

十二年冬公會宋公于龜宋地欲平宋鄭宋公辟平故與鄭伯盟

于武父宋公會鄭輅與公三會而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是冬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

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薪也從之絞獲三十人獲楚人明日絞人爭

出驅楚從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

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十三年春二月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

燕師敗績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

是春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及羅羅與盧戎

兩軍之盧戎南蠻大敗之莫敖縊于菘谷

十二月宋人以齊人萊人衛人陳人伐鄭凡師能以左右之曰以報宋之戰

也在二十焚渠門入及大達渠門鄭城門達道方九軌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牛首

鄭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

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正

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十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魯地皆陳日戰疆事也爭疆界也於是齊

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虞度

也不度猶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齊皆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戎

秋伐邾宋志也邾宋爭疆魯從宋志皆趙之盟

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邾郚郚齊欲滅紀故移其三邑之名而取其地邾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邾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誓城

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丘國名也

三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

四年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

者子戰也然則楚於此始用戰為陳王行卒於楠木之下楠木木名令尹開祈莫敖屈重

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惧行成時秘王喪故為其兵更莫敖以

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汭內也謂漢西濟漢而後發喪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也惠公愬也桓公十六年出奔齊

八年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期共伐郎陳蔡不至甲午治兵

治兵

於廟習號今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二國同討而齊獨納邾秋師還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二公子各有黨子糾黨

之後小白稱入從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

傳粟而歸戎畧兵車傳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

也以誤是以皆止也止獲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

意戮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召忽死之

十年春齊師伐魯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

整可敗也公子偃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

臯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城南公從之大敗宋師于師栗丘齊師乃還

九月荆敗蔡師于莘荆楚本號後改以蔡侯獻舞歸獻舞

十月齊師滅譚譚國在濟南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

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遂滅譚子奔莒

十一年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鄆魯地宋為乘兵之役故侵我

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北杏齊地以平宋亂

宋有殺君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戍守

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皆在齊請師于周齊欲崇天子

以示順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夏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

七月楚入蔡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鄆附虜屬宋而叛鄭人問之而

侵宋

十六年夏宋人衛人伐鄭宋故也鄭侵宋故鄭伯自櫟入四年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十八年冬巴人伐楚初楚武王克權使闞緡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

有權城闞緡以叛圍而殺之緡以權叛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有郡編

使闞敖尹之闞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

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禁城門闞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

郟華容縣敖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

禦之大敗於津為巴人所敗津楚地

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魯西鄙西之盟魯使欲者會野之

邊二十六年秋會宋人齊人伐徐宋序齊上主兵

號人侵晉

冬號人又侵晉

二十八年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數之

以王命取賂而還

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人于梧扶之門梧扶鄭遠諸侯

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東北謀告曰楚幕有鳥乃

止謀間也幕帳也

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

夙御戎異萬為右為公卿右也夙趙襄以滅耿滅霍滅魏皮平陽

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

僖公元年七月楚人伐鄭荆姓改鄭即齊故也九月公敗邾師

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公還齊人殺之因伐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

姜師之喪邾人惧乃歸故公要而敗之

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拏莒人來求還慶父之賂拏莒子之弟也

二年春晉猷公使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鄆三門前是冀伐虞至鄆鄆北有顛軫虞之既病則亦唯君故稱虞疆以洗其心冀國各平陽

決氏縣東北有冀亭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客舍以聚眾指晉邊邑以

侵鄙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周虢伐已虞公許之且

請先伐虢喜於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

師會虞師伐虢滅夏陽晉猶主兵不信虞

冬楚人伐鄭鬪章囚鄭聃伯經書侵傳言伐今以伐與權行侵掠

三年四月徐人取舒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冬楚人

伐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孔叔鄭大棄德不祥也祥善

四年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潰泚

其上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

召康公周大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

保召公奭也因此命以齊桓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穆陵北

至無棣穆陵無棣皆齊境也履所踐履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

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青第也束茅而灌之以酒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

而溺周而歸而不赴諸侯不知其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而溺周而歸而不赴諸侯不知其

故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

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夏楚子屈完

如師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

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

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鄭若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

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

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靡屨其可也罪草

履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塗為

誤軍道冬孫叔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伐陳討不忠也塗為

誤軍道十五年夏秦伯伐晉晉侯三敗慶鄭諫弗聽及戰與韓原公呼

慶鄭慶鄭曰慢諫違卜固敢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

以歸及晉侯歸臣欽若等曰晉惠公即位殺慶鄭而後入

一十八年春晉侯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報殮璧之施臣欽若等曰晉文公亡過曹僖負羈餽殮實聽焉魏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

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藝僖負羈氏也魏傷於宵公欲殺之而愛其材

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束宵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言不以病故距躍三百曲躍三百躍超也百猶厲也乃舍之殺

顛頡以徇于師夏與楚戰于城濮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

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旃名擊旃曰旃通白曰旃祁瞞奸命掌此二事如不修為奸軍令司馬

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葭伐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

右權伐舟之僑也士會秋七月振旅愷以入於晉殺舟之僑以

右隨武子亡薦之孫

狗于國民於是火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顛

祁矯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萬方不失刑賞是年夏楚令尹子

王與晉戰敗于城濮楚成齊

九年十一月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晉亂也高

晉地在平陽西南

十一年冬楚人伐黃黃時齊故

十二年夏齊人滅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

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次于長垣以待之秋伐厲

以救徐也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楚敗徐於婁杯徐恃救也

時齊求

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韓晉地獲晉侯初晉侯許賂中

大夫中大夫國內無執政且本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外城五東盡

號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號略從河南而東盡號界也

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晉飢秦輸之粟在十三年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戰于韓

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濘不足也還便旋也小秦獲晉侯以歸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伐徐救厲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

夏師滅頃師魯師頃國今汝陰頃縣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淮

在前年冬諸侯之事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皆言止

十月齊桓公卒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故伐齊以納孝公

十八年正月宋襄公以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無虧已死故曰

四公遂與宋人戰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獻獻齊地齊師敗

績立孝公而還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圍寃圃衛侯以國

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煨請從焉煨衛火名衆不可聽

衛侯讓而後歸于訾婁衛邑秋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衛所滅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寃圃之役邢不速退聽於是衛火旱

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

方無道諸侯無伯也伯長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

兩秋宋代圍曹討不服曹南盟不修地主禮故

二十年春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公子士鄭文公子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人即衛鄭公子

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伐滑在二十四年

冬楚人伐鄭初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

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

敗由已而其由人乎哉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孟宋地子

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冬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伐邾為邾滅須句故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子魚曰所謂禮也此矣

八月丁未公及邾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懸諸魚門

魚門邾城門是月楚人伐宋以救鄭大司馬固諫曰大司馬孫固也天之棄

商久矣君將與之弗敢赦也弗聽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

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

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告公曰未可既陳

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軍左右

三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以討其不與盟

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而密獨不會復召齊盟于鹿上故今討之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王也遂取焦夷城頓

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頓國今汝陰南頓也

二十五年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邢同姓也故名秋晉秦伐郡

郡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楚闔克屈禦冠以申息之師戍商密

闔克申公子儀屈禦冠息公子邊商密郡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二子兵於息邑為商密燬秦人過折隈

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折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折縣隈陰蔽處係縛與人詐為

克折得其因郭者昏而傳城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

不城不欲令商密知因非折人墟地為坎以理盟之商密人懼曰秦取折矣戍人反矣乃降秦

師秦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王追秦弗及不復言晉

者秦為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為頓圍陳

二十六年春齊侵魯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齊比穀城縣西有地名鄆

下夏齊孝公伐北鄙公使展喜搗師勞齊師使受命于展禽柳

惠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

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洮盟在

秋楚人滅夔夔楚司姓國今建平秋歸縣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之遠祖也

別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

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而飾禮文過楚成得臣聞宜申帥師滅夔

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巨申司馬子西也

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

罪責而伐之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師能左右賓桓子公雍於穀易牙奉之以

為魯授雍本與孝公爭空故使居穀以復齊

二十七年春祀桓公來朝用夷禮公畢已祀不共也八月乙巳

公子遂帥師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公孫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

河濟從汲郡南度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晉侯圍曹

門焉多死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

謀曰稱舍於墓與眾也舍墓將發豕為師遷焉曹人亮懼遷至曹人基為亮亮忍懼聲

其所得者擲而出之因其亮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

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

歸父崔天秦小子憇次于城僕國歸父崔天齊大夫也城濮衛地小子楚師

背鄙而舍鄙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譎恐眾畏險故曰原田

每每舍具而新是謀高平日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公疑每每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會

焉疑眾謂新已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出

背舊謀新

河必無害也而晉國外河公曰若楚惠何藥貞子曰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貞子藥叛也水北曰陽臣姓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

也楚子二使闞勃請戰大夫闞勃楚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軼而觀

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晉侯使藥枚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

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子既不獲命矣不獲

命止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間勃今戒勃戒尔車乘敬尔軍事詰

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鞮鞢鞅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昔曰

後曰鞞言駕車修備也晉侯登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鞞

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遂伐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已已晉師陳

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君敖之六卒將中軍

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將右子西闞且申胥臣蒙馬故

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狐毛設二旆而退

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藥枝使與戰柴而偽遁曳柴起塵楚師

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卒公所狐毛狐偃以上

軍夾公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其卒而止故不敗收軍

唯中晉師三日館穀

冬諸侯圍許不致温諸侯也許比再會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九年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且貳於楚

也

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報前年狄請平焉

三十三年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姜戎

姜姓初晉文公卒三十一祀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秦曰鄭人

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

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

見其入也秦師遂東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

也奉與奉不可失商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藥

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先軫曰秦不

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

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梁弘御戎

來駒為右四月辛巳敗秦於殽獲百姓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以歸

是月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邾人不設備秋襄

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

十二月晉人陳人鄭人伐許討其貳於楚也令尹子上侵陳蔡

陳蔡遂伐鄭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液而軍

泝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

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避楚使度遲速命矣

不獲敢煩大夫謂費財亦益之也師表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

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

舍楚退欲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文公元年四月晉侯伐衛初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

不朝使孔達侵鄭孔達衛伐緜訾及長垣地名在潁州晉襄公

既祥諸侯雖諒間因亦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內地先且

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敵我今不朝是三請君朝王臣從師

晉侯朝立於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

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

之我辭之見伐求我競大故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

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之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以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

且居將中軍趙襄佐之伐郟王官無地御戎伐梁狐鞫居為右

甲子及晉師戰于彭衙晉師敗績晉人謂秦拜師之以孟明三

賜故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枉及

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三年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國名汝南平

與縣北有沈亭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夏秦伯伐晉濟南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

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埋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狄楚師圍江先僕伐楚以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手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

救江桓公周卿王子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伐江

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以還

四年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祁新城秦邑也王官邑在前年

楚人滅江

五年夏秦人入郟郟叛楚即秦又貳於楚也秋楚人滅六六國

縣六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
冬楚公子滅六

七年春公伐邾間秦難也公國霸國有難侵小國

三月甲戌取須句賈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殊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也

絕大臯之祀以與隣國叛臣故曰非禮

冬徐伐莒

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令狐役在七年

九年春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侵伐

初楚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范山楚大夫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為伐鄭授也穎

州穎陰縣西有狼坡囚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子鄭大夫鄭及楚平夏

楚侵陳克壺丘壺丘陳邑以其服於晉也

秋楚公子邾自東夷伐陳子邾息公也陳人敗之獲公子陳懼及楚

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小梁小梁馮翊夏陽縣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報小梁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討前年非麇貉會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成大心子王之

子大孫伯也潘崇復伐麇至于錫允錫允麇地

十二年春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盧江南有舒城西南有龍館夏子孔執舒

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子孔楚令尹若敖曾孫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冬十二月戊午秦人晉人戰于河曲秦為令狐之役故伐晉取

羈馬令狐役在七年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伐先克

卻缺將上軍代箕史駢佐之伐林栾將下軍晉申佐之伐晉臣子

范無恤御戎代父以從秦師於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

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

齊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駢

趙盾屬待夫趙有側室曰穿側室之子穿有寵而

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未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

使輕肆焉其可肆暫往秦伯以璧祈戰於河祈求十二月戊午

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反怒曰糧坐甲固

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候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穿曰我不

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一卿矣倍三十三

一命命少缺為卿不在軍師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

綏軍為綏秦晉志皆未能堅戰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

士皆未愬也明日請相見也愬缺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

我也目動心不安言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晉甲趙穿當

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

也乃止

十四年春伐邾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公使吊焉不敬邾人來伐

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十五年夏秦伐蔡初新城之盟在前蔡人不與不會晉卻缺以

上軍下軍伐蔡兼帥曰君弱不可以怠怠懈戊申入蔡以城下

之盟而還

秋齊侯侵魯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

討已

朝也此年夏朝

十六年秋楚人巴人滅庸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率群蠻叛楚也自廬以往振廩

同食往伐庸也振發也廩食也同食上下無異饌次于句澨楚西界也使廬戡黎侵庸黎

廬大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楊窓窓戰黎三

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如句且起王卒合

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虺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

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

遇皆北軍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魚魚復縣東今已東永安縣輕楚故使三

邑人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驛傳車也分為三隊隊部也兩子越自石溪子具自仞以伐庸

臨品地名子越子越自石溪子具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八盟蠻見楚強故遂滅

庸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

殺君猶立文公而還宋人弒昭公十六年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

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謂明

訓也今宋人弒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

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

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鍾

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凌也是故伐備

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錙于丁寧傲其民也錙于形如碓頭與鼓相和丁寧令丁也傲

戒也唐尚書云錙于錫非錫于錙于各異物襲侵密聲為暫事也暫暫其無備今宋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為君故也乃

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於宋

夏齊侯伐魯北鄙襄仲請盟魯不能救

宣公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

棐林以伐鄭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棐陽中牟因

晉解陽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初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四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宋華元樂呂御之二

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死

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持護之曰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

五十人或百人狂狡輅鄭人入其中狂狡宋人也倒戟而出之獲

狂狡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晉河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北

渾以報大棘之役楚聞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

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兢于楚殆將斃矣兢強也聞若

以來世姑益其疾乃去之敬示弱以驕之傳言趙昏所以稱

三年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秋宋師圍曹初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湏及昭公子武氏之

謀也武氏謀奉弟湏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

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氏伐宋宋師圍曹報武

氏之亂也

四年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剡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句莒鄭二

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責公不先

而以禮治之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成

五年冬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八年夏晉師曰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名楚子疆之正具

也界及滑汭滑水名盟吳越而還

冬楚人伐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師成而還言晉楚爭強

九年夏齊侯伐萊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侯不睦

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師之無將帥晉侯卒

于扈乃還

冬晉人圍滕因其喪也

楚子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

于柳棼柳棼鄭地

十年六月宋師伐滕滕人恃晉而不事宋也是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取成而還

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

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潁分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

之師伐鄭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夏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子王待諸迎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微舒殺之遂入陳殺夏微舒轅諸

栗門轅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懸陳滅陳以楚縣申叔時曰諸侯之從也曰討

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

手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

吉卜臨於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迂不得安居國人大

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陴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

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復故圍之入自皇門王於達跖塗方九墊曰達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侯楚子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

禮之舍以禮之

夏六月乙卯晉孫林父帥師及楚戰于邲邲鄭地林父將中軍先

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代蠻欒書佐之欒昏

趙朔子代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昏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

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韓厥為司馬韓萬

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

成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于邲重輜重也遂次

於衡雍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冬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初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

冬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初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

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
臣曰師人多寒主巡三軍拊而勉之撫拊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
續續綿也言遂傳於蕭滅之

宋師伐陳背清丘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

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

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必於邲鄭逐屬楚告於諸侯蒐馬而

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

子張伐子良于楚十二年子為質於楚

秋九月楚子圍宋初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申舟母畏

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

子田孟諸母畏秩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聾暗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

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犀申舟之子過我道鄙

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此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亦亡也亡

一也乃殺之子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履及於室皇室皇寢門闕

劍及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十五年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

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

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曰寡人使元以病告

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之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惟

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六月秦人伐晉晉復立之地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

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地晉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

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

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不補

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命晉衛盟于緡

以公子強為質于晉晉師還不補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二與晉盟楚莊王卒楚

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載于鞏氏故懼而乞師于楚

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四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四十九

列國君部一十五

攻伐第二

成公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項公之嬖人盧

蒲就魁門馬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人而封

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

侵及巢兵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

皆陳衛初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

地曰戰相遇於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

何言無以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

師敗矣子不少湏衆懼盡成也石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

又曰子鄉國也隕子辱矣隕見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

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齊師乃止于鞞居鞞居新築

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鞞鞞齊初魯衛乞師於晉

晉侯許之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

名癸酉師陳于鞞齊師敗績

冬楚師鄭師侵衛遂侵我于蜀使臧孫往臧孫宣叔辭曰楚遠而久

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當楚侵及陽僑魯地孟孫請往路

之以執斲鍼織紕紕執斲匠人執鍼女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

人許平

三年春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於伯牛討邲之

役伯牛鄭地遂東侵鄭晉替軍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子使東鄙覆

諸鄭覆伏敗諸丘輿鄭兵輿皆鄭地晉

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許恃楚而不事鄭子鄭良伐許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

四年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

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變佐

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杞汜祭鄭地成臯楚子反救鄭

六年二月取剗附庸也言易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

侵宋夏陽說晉大夫以其辭會也辭會前師于鍼衛人不保說

蠻氏戎別種

欵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

子申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郎陵縣東有桑里

七年春吳伐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

恤無吊者也夫詩曰不吊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秋楚公子嬰帥師伐鄭師汜于汜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仲侯

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

八年春晉欒書帥師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甲驪楚大夫楚師之

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子揖初從知范韓沈國今汝南平輿縣是行

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冬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初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

其事吳故十年鄭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公私文曰君命無

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賀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

得事君也魯絕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

九年秋鄭伯如鄭晉人許其人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

鄭鄭人使伯蠲行成

是秋楚子重公子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人

渠丘明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

楚人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是月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君者也此秋

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為將改立

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使詰晉必歸君明年晉歸鄭伯

十年春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初鄭人殺孺立髡頑

子如奔許髡頑成公大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

伐鄭如歸其君以求成焉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

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鍾鄭伯廟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

子然子駟皆穆子弟辛巳鄭伯歸十三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及秦師于麻隧秦師敗

績獲秦成羗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曹宣公卒于帥師遂濟涇及侯

麗而還涇水安定東南涇扶風京兆高六縣渭也

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

其郟郟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

封田求於鄭

十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

邾人同盟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自立事在十三年晉侯執曹伯歸于

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六月楚子秦鄭及暴隧遂侵衛及

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欵報楚韓獻子曰無庸

庸也背盟殺無民孰戰明年晉敗楚於鄆陵

十六年四月鄭子罕伐宋勝宋之與國鄭因勝有喪而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

洧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退舍於天渠不做宋師六鄭人覆之

敗諸洧陵獲將樂懼宋恃勝也洧陵夫渠洧

是月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鳴鴈在陳晉雍丘縣西北是月晉侯將

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

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晉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武子曰不可

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

真郤其將上軍代士荀偃佐之代荀錡偃韓厥將下軍郤至佐

新軍荀瑩居守荀瑩下軍佐於是郤犨伐郤犨如衛遂如齊皆

乞師焉樂贛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戊寅晉師

起鄭人聞之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令尹將佐子右尹子新將右公子五

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為逃楚可以紓憂

紓緩也夫何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召

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鄆陵范文子不戰郤至曰韓

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

三十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皆晉之耻也子亦

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五先君

之亟戰矣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

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內憂驕元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君而陳

壓芟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匄進匄士曰塞井夷龜陳於軍中而䟽行

首䟽行首者當陳前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

決間營壘為戰道

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挑固壘而待之三

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

卿相惡子里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不整蠻軍而不陳蠻

從楚者不陳不違楚晦月終陰之盡在陳而囂囂喧合而加囂

陳合宜靜各顧其後莫有闖心人所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

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

子王後州犂晉伯宗王曰騁而左右何也聘走曰召軍吏矣皆

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處卜於先君也處敬徹幕矣

曰發命將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矣左將帥戰乎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伯州犂以卒告王公晉苗

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卒告賁皇楚閻私子曰國士在且厚

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苗賁皇言於

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

軍萃於王卒萃集必大敗之有淖於前淖泥乃皆左右相違於

淖遠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於右步毅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

為左右首御鄭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陷

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軍前故

大任謂元且侵官冒也載軍為失官慢也去將而御離局姦也

帥之職有三罪也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癸巳潘

遠其部曲為離曲為離曲旭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王之子躡聚也

陷以示王曰君有三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王怒曰大辱國

堅陷

賤其不尚之謀誥朝爾射死藝言汝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誥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

中之退入於泥衛錡占之姬姓日也周世姬異姓月也異姓必

楚王曰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死矣錡自入及戰射共王中目

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中呂錡項伏支致子以一矢復命

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也遺曰方事之殷也也殷盛有韎韋之跗

注君子也韎赤色跗主戎服若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

郤至見客免胃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

間蒙甲胃問猶不敢拜命介者不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

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其銜杜溷羅曰速從之其銜屢

頭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二年戰戰厥止已辱齊侯

郤至從鄭伯其右第翰胡曰諫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下以欲遣

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後中熒戰在唐荀謂石

首曰子在軍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

壹大謂君大敗也言石首以君之親臣而執楚師薄於險薄迫

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乃射再

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囚

楚公子茂為故至見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

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陳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

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臣對曰好以暇暇閑今兩國治戎

其臣對曰好以暇暇閑今兩國治戎

其臣對曰好以暇暇閑今兩國治戎

其臣對曰好以暇暇閑今兩國治戎

其臣對曰好以暇暇閑今兩國治戎

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馬

攝持也持食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

之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曰夫

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

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

補卒乘補死士也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鷄鳴而食唯命是聽復也

我晉人患之苗賁皇猶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秣穀也脩陳

固列固堅也蓐食田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

子反謀穀陽豎觶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也王曰天

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霄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也范文

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請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戎之

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無常今惟德是與楚師還

及暇暇地名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王敗域濮

時王不在單予無以為過不谷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

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食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

隕師從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王自殺終一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

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命亡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遷于制田樊陽宛陵

縣東有制潭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瑩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

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穎上戊午鄭子罕宵軍

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

十七年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仁邑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衛北宮

括救晉侵鄭至高氏高氏在陽翟縣西南五月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公

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之威周

使二卿會之今新汲縣治曲洧城

六月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

冬諸侯伐鄭前下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

上十一月諸侯還畏楚救不成圍不還

是月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討高弱

十二月楚人滅舒庸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吳

人圍巢伐駕圍釐巢駕釐楚二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

襲舒庸滅之

十八年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官楚子伐宋取朝

邾楚子辛鄭皇辰侵陳郟取幽丘同伐彭城邾邾城丘郟幽二彭城皆宋邑納

宋魚石向為鱗朱向帶魚府馬五子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人為帥告以三百乘

戌之而還

襄公元年春正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夫子治春秋追書為宋此為宋討也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瓠丘晉地河東東垣

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為人料未向帶魚府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郟敗其徒兵於洧上

徒兵步兵洧帥出密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齊魯曹邾

縣東南至長平入頡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衛侯侯次于威以為

之援為韓厥援

秋楚子辛

公壬子夫

救鄭侵宋呂晉

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

鄭子然侵宋取大

丘

譙國鄆縣東北有大丘城

二年春三月鄭師侵宋楚令也

以彭城故

齊侯伐

萊萊人使正與

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

六月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

郤辟楚役

以負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

鄆陵戰喻晉射楚王目

非異人任

寡人也

言楚子任以患不為他人蓋左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

言盟誓之言

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於是子罕當國

攝君事

子駟為政

為政

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

非禮

諸大夫欲從晉

子駟曰官命未改

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三十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

簡選

克鳩茲至于衡山

鳩茲吳邑

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舉夷也

使鄧廖師組甲二百被練三千以

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

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

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秋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冬晉武子帥師伐許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

四年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

軍禮不伐喪

陳人不聽

命不聽楚命滅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

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

憂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秋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之圍頓

間侯

冬十一月邾人

莒人伐鄆滅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滅紇武仲也鄆叔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

南有目國人逆喪者皆髻魯於是乎始髻髻多故不能備故服

已國人誦之曰滅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滅紇時我君小小侏

儒是使邾儒侏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

五年冬諸侯戍陳楚備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初子囊為令尹公子貞

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幸而疾

討陳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

而後可言晉不能及陳故十一月甲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齊世子光于城棣以救之城棣鄭地陳晉酸東縣西南有城棣六年秋莒人滅鄆

鄆將賂之鄆有貢賦之賂在魯特之而慢莒故滅之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年二於鄭子國之來聘

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月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

圍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壤堙女穡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地山及女穡及杞桓公卒之

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十八年奔萊正

與子萊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齊師大敗之敗湫丁未入萊

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陳無宇獻萊宗器

于襄宮無字桓子陳克玄孫襄公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

於鄆遷萊子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七年冬楚公子帥師圍陳十月二月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莒于邾子于鄆以救之晉會諸侯

八年夏四月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

媚于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曰小

不順衆而善

國無文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

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

知國有六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五月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莒既滅鄆魯侵其西界故冬楚

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欵從楚子孔子蟜子展

欵待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展子罕子乃及楚平

九年秋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鄭從楚人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郕從荀瑩

士甸門于鄆門鄭城門外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

子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門二

從下杞人郟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齒從利軍行栗表道樹甲戌師于汜

衆軍還聚泥令於諸侯曰脩噐備兵噐盛餼糧餼乾歸老幼將示

汜鄭地東汜居疾於虎牢諸侯以取鄭虎牢故肆青圍鄭肆緩也青過也

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欵子曰遂圍之以待楚師之救也

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欵子荀偃也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

以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

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名一動而楚猶愈於戰勝聚暴骨以

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

之制也又息也言當諸侯皆不欵戰乃許鄭成晉人不得志於

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鄆門師之梁北

果三分其軍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此立參校上下此年

各攻一門不得有閏月戊寅是十

一月二十日當為門五日以癸亥始攻攻轍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歸鄭外邑陰阪有津

次于陰口而還陰口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是月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

血未乾而皆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故云唯疆是從今楚師

至晉不我救則楚疆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

臨也質主也及楚平楚莊夫夫卒共王也王未能定鄭而歸

十年夏肆月戊子諸侯會于祖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晉荀偃士匄請

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瑩曰城小而

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

秦董父輦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重挽重車以從師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

焉見門間故攻之縣門發聊人紇扶之以出門者門有諸侯之士在門內若也紇聊邑大夫

仲尼父叔梁紇也聊邑魯縣東南莖城秋虎彌建大車之輪兩

是也言紇多九扶舉縣門出在內者蒙之以甲以為櫓秋虎扶魯人也蒙覆也魯大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

為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批主人縣布董父登之風也

又堞而絕之偃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

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帶其斷布諸侯

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

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也班還知伯怒知伯荀瑩投之以機出

於其間出偃陽曰女成二事而告余二事伐副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

不女違既成敗之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

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陽將言耳

余羸老矣可重任乎不任受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
之五月庚寅明四荀偃士旬師卒攻偃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甲
午滅之明八石間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衛侯
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展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
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子展曰得罪
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

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孫文子卜追之猷兆於定姜
姜氏問繇繇兆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

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於大丘蒯孫林
是月晉荀瑩伐秦報其慢也侵任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九月
鄭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周猶不堪

競况鄭乎周謂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圍子耳
盜殺大夫傳本營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事諸侯伐鄭齊崔

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太子宜負之以上鄉而晉悼以一
已酉師于牛首鄭地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伐之晉師城梧及制以

福鄭也不書城魯不士勳魏絳戌之書曰戌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
與也梧制皆鄭舊地歸焉二年晉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戌鄭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還繞也陽楚師
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戰矣荀瑩樂廩曰逃

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

夾穎而軍穎水出城陽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退

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楚以退宵涉穎與楚人盟夜渡畏樂嬖欲伐鄭師伐者荀瑩不可曰我

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而後今伐

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

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致怨以楚人亦還鄭服

十一年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初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

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師

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於此乃免楚晉之難是月諸侯伐鄭已

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太子光所以序莒

其莫晉荀瑩至西郊東侵蕩許許之舊新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

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穎川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為左

西有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觀視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各鄭人懼乃行成楚

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逆之

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宋此夏諸

故曰鄭人使良宵大宰石癸如楚告將服于晉曰狐以社稷之故不

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狄之願也楚人

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十一月庚辰

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卒備不相禁侵掠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

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已且秦

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二年春莒人伐魯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却取其鍾以為

公盤

冬楚子囊庚長魚地伐宋師于陽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陽梁

十三年夏取邾邾亂分為三師國分為邾三志力各異救邾遂取之

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于庚以師繼之子庚鄭楚司馬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

我不能師也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也戒備也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我

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

不吊不用天道相吊恤詩曰不吊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

十四年夏四月孫叔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曼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晉十三年

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及溼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

注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至渭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豳有苦葉豳北風也義取於深

則屬淺則揭言叔孫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矯見衛北宮懿已志在於必齊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而勸

之濟濟溼而次傳言北宮括所秦人毒溼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

馬子矯師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楛林楛林秦地不獲成焉荀偃令曰

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唯余馬首是瞻從已言進退藥廩曰晉國之命

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慮惡懼自專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

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高偃也莊子莊子曰夫子命從師夫子謂荀偃

藥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師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謂待也藥廩下

帥伯游曰吾令實逼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乃命大還

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藥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

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藥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

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樂鍼藥鷹弟也二位於戎敢不耻乎與士鞅馳

秦師死焉士鞅反句鞅子藥鷹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

死而子來走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藥鷹沃

士鞅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子囊師於棠以

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後軍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

隘要而擊之臯舟吳儉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殿傳

不備不可以師十五年夏齊侯伐我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遇魯地書至

至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制莒十四年

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齊貳

十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齊貳

是春許男請遷于晉許欲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以唯

其師討許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

穆叔從公從公齊子帥師會荀偃

夏六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幽氏械林幽氏晉荀偃藥鷹帥師

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晉師獨晉梁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

阪乘城昆楊縣北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魯孟氏邑孟孺子速徵之孟献子之子壯

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

十七年春宋蒞朝伐陳獲司徒邾卑宋也司徒邾陳大夫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儻孫蒯林父之

飲馬于重丘重丘毀其甌重丘人閉門而不詒之詒曰親遂而君爾

父為厲厲惡魁林父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衛石買孫蒯伐曹取崇

逐君十四年

丘曹人懇于晉

明年晉人執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

前年圍成

圍桃

井縣東南有桃盧

高厚圍臧紇于防

防臧紇

師自陽閭逆臧孫至于旅林

陽閭在秦鉅平縣東

防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

防紇臧

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

取叔訖叔梁紇之兄弟也

紇與臧訖共

紇與臧訖共

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乎防

齊師去之

失臧紇

齊師獲臧堅

堅臧紇之族

齊師使夙

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折君賜不終始

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枝扶其傷而死

言使賤人來言自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

冬邾人伐我南鄙烏齊攻也

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也

十八年秋齊人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使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齊侯禦諸平陰整防門而守之廣里

城在齊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外門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

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險

守謂防門不足為險

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

大夫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即入既許

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怒晏嬰聞之君固無

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

敵晉又能又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

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踈陳之

斤侯也踈陳旌旗以為陳示衆也

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

偽以衣物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

輿曳柴而從之

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旗不張

丙寅晦齊師道道師曠告晉侯

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道

鳥鳥得空營故樂也

邢伯告中行伯

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

曰有班馬之聲

夜遁馬不相見

齊師其道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

齊師其道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帥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

而殿此衛所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故以人為殿師子姑先乎

乃伐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晉州綽及之射殖綽

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哀不止復欲射顧曰

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行殺乃弛弓而自後縛之也縛其右具

丙州綽亦舍兵而縛郭最皆於甲面縛解甲甲不坐於中軍之鼓下晉

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賊已邠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平在

陰城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邾樂釐死其子盈依下趙武韓起以

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州伐雍門之獲秦周魯大夫趙武

門齊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大示孟莊子斬

其櫛以為公琴莊子需子速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剗難士弱率

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水一子晉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

齊西州綽門于東閭左駮迫于門中以枚數闔也枚馬過也闔門扇齊

侯駕將走郵棠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曰師速而疾畧也

言畧其其行將退矣君何惧焉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

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

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是月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初鄭子孔欲去

諸侯大夫欵專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庚

尹公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殺主社稷而不出

師死不從禮不能求先君之業死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嘆曰

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帥師治兵於汾襄城東北

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子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

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

展子西

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犍縣北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顛次于旃然將涉顛故於水邊權

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焉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

靡敵于雍梁胥靡敵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右回梅山在滎陽密

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于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返信再宿涉于

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蟲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後徒幾盡

十九年二月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欒魴欒氏族七月晉士句帥

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二十年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罪初邾人驟至以諸侯之

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

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王孫揮君楊為右先驅前鋒

申驅成秩御莒常申鮮魚之傳申驅次前軍擊申鮮虞之子

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右也二廣土之登御刑公廬蒲葵為右二廣公副車

啟勞成御萊羅師狼遽為右左虞去日啟月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日

大殺商子遊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殺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殺車也傳

其載此言莊父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

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

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

陳完之孫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軍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

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殺之以說晉予姑止之文子

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之又過之殺君之惡過於皆盟主不得其

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為屬汲郡為

二隊入孟門發大行二隊分兵為二隊孟門者張武軍於熒庭張武

隘道大行出在河內郡北

築壘壁焚成郛郡取郡邑而封水少封晉君於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及平陰役在十八趙滕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趙滕旃之子東陽晉之山魏東

郡廣平以比晏釐齊大夫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明主

冬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伐莒門于且于且于傷臑而退明日復

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祀殖華周還載甲夜入于且于之隧宿於郊

二子齊大明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役莒子重賂之使無死

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華周即華還貪貨棄命亦君之所惡也莒子親鼓之

從而伐之獲祀梁梁即巴殖莒人懼行成勝大國益二十四年春仲孫羯

帥師侵齊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不吳若舒鳩起本

秋齊崔杼帥師伐莒初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

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以救齊門于陳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字乞師故

二十五年春齊杼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六月

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當陳隧者井

煙木刊也刊除也鄭人怨之使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

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

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亦欲載公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

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詳雖急猶不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陳侯使司馬桓

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其使衆男女別而繫以待於

朝繫自因孫子展執贄而見見陳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鴈示不失臣敬

朝以待命子展執贄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鴈示不失臣敬

子美入數 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十有二月吳子

遏遏諸也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門于巢

二十六年二月衛人侵戚東鄙父孫林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戚東

師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蒯林追之敗之圍雍鉏獲殖綽

雍鉏孫復愬于緡為下晉討

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間吳有備而還雩婁縣今遂侵鄭

五月至於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

皇頡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彊戚田正齊

彊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冬楚子蔡師陳侯伐鄭初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

故許惠以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也八日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

侯十月伐鄭許為十二月乙酉入南星墮其城南里涉於樂氏樂氏津名

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汜城下而後葬

靈公卒靈公之志

昭公元年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兵未知莒而

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宋太子

鄭伯元歸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從伐吳以久於楚宋太子不得見故慰遣之使屈申圍朱方朱邑吳邑齊所八月甲申克之執齊

谷見慰

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啣壁肉袒

輿襯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禧許僖

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壁焚其襯王從之從舉遷賴于鄢鄢楚九

月魯取鄢鄢魯邑莒亂著丘公立而吳撫鄢鄢叛而來着丘公

冬吳伐楚入棘麻棘麻皆楚陳鄢邑焦國鄢縣東北以報朱方之

役朱方役在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

後箴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遂啓疆成巢然丹城州來然

鄭穆公孫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關

五年秋莒人來討初莒牟夷以牟婁及陣茲來奔城昌平昌縣西南

北有莒人懇于晉懇魯受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

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埆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

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乃歸公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

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冬十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及淮夷伐吳以報

棘櫟麻之役役在遂射以繁楊之師會於夏汭會楚越大夫常壽過

帥師會楚子於瑣地瑣楚地間吾師出遂啓疆帥師從之從吳遽不設備

吳人敗諸鵠岸盧江舒縣楚子以駟至於羅汭駟傳也吳子使其弟

蹶由搗師搗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告乎對曰吉

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搗師請行以觀

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吾令龜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

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休息而亡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

電憑怒也馮盛雷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故邑雖羸君早完

修完器其可以息師楚師難亦有備可謂吉矣且吾社稷是卜豈為

一人使臣獲釁君鼓而敵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

龜其何事不卜常言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

戰楚卜吉其邲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愁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泗

沈尹赤會楚子次于棗山遂射師繁楊之師先入南淮楚師從之及

汝清南淮汝清皆是界吳不可入備楚子遠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是行也

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命待于棗遂

啓疆待命於雩婁禮也善有備

六年秋楚遠罷帥師伐吳初徐儀楚聘於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

懼其叛也使遂洩伐徐遂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子

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黽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城獲宮廡

尹棄疾闕章龜之父子蕩歸罪於遂洩而殺之

十二月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此燕伯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三年出奔齊

民不貳吾居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明年暨齊平八年九

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倬太子偃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

十一月壬午滅陳

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三大夫皆卿季孫為主二子從之取

鄭鄭莒

十一年夏四月楚季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

聽狐父晉大夫

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

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欵于陽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

因其衆也

言因唐衆欲納之固得先入唐

冬十月楚子狩于州來

狩冬獵也

次于潁尾

潁水之尾在下蔡西

使蕩侯潘子司馬

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備矣

楚子次于

乾谿

在醜圍城父縣南

以為之援是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服在役此年

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

為弗人所殺

夏楚師還自徐

前年圍徐之師

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師

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而督師

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捨舟于淮內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十月吳滅州來

楚邑

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州來在吳猶在楚也

子姑待之

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

有食也姑備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以鼓子為鞮歸

十六年春正月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

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齊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

雒水也三塗山名注六渾南

長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

陸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戒備

警戒以備戎欲因晉以合勢

九月丁卯晉

荀吳帥師涉自棘津

河津水名

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

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二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其鹿

其鹿周也

周大獲

先警戒備故獲

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

俘於文公

欲以應夢

冬吳伐楚楚揚弓為令尹卜戰不吉

揚弓穆王曾孫令尹子暇

司馬子魚曰我得

上流何故不吉

子魚公子鮒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

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

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北克之告得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

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

而整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出入道吳公光光請樊子闔廬請於

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

之力以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髮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

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也三呼皆迭對迭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

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光有謀

十八年六月邠人藉稻邠姓國今瑯琊開陽縣其店自店藉稻蓋覆行之邠人襲邠邠人將

閉門邠人之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邠子曰余無歸

矣從芻於邠邠莊公反邠夫人而舍其女邠夫人宋向戌之女矣故

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於宋公伐邠

十九年二月宋公伐邠圍蟲三月取之蟲邠邑乃盡歸邠俘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于鄆鄆邾邑也東海贛使孫

書伐之孫書陳無字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寡婦及老

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纆連所紡以度城以蔽及師至則

投諸外投纆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緹而登線繩登者六十人緹絕

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天

二十一年冬十月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鳴口梁國睢陽縣初宋東有鳴口亭

元公惡華向而攻之華登奔吳登費隧之子明年以兵師救華氏齊

鳥枝鳴成宋鳥枝齊大夫厨人濮曰濮宋厨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

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且未定也伐諸若人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

及也從之丙寅敗吳于鳴口獲其二師公子苦雉偃州息二師吳大夫華

登師其餘師吳餘以敗宋師厨人濮以裳裹首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

敗華氏于新里華氏所

十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曹大會晉荀吳中行

穆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春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

宋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鵠鄭翩華氏黨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

子祿子犢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

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亡將注豹則關矣注大夫曰平公之靈尚輔

余公公子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甲

抽矢豹止城射之殪豹張句抽矢而下在長丈二射之折股扶伏而

擊之折軫折城又射之死死司犢請一矢死求城曰余言汝於君欲活

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司乘共伍于刑而從子唐烏用之子速

諸乃射之殪殪又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持膺而呼見華豹曰吾

為樂氏矣晉樂盈還入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啓齊大夫北莒子將

戰苑羊之諫救之莒曰齊師賤其求不多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

弗聽敗齊師于壽餘地齊侯伐莒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泣盟竈齊

六月晉襲鼓初晉之取鼓也在十既獻而反鼓于馬獻子又叛於鮮

虞叛晉屬六月荀吳略東陽畧行也東陽晉使師偽糴者負甲息于

晉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為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

二十三年七月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令尹以疾及諸侯之

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替子瑕即令尹不起所

滅為潁軍之重主喪疾也吳楚之間謂火

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

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必濟克勝也軍

胡沈之君幼而狂信無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

尹宛其師燔師賤多寵政令不一賤師遠越非止卿也軍

後而不同心沈蔡陳許師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

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

幸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武之以不後者敦陳整旅敦厚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鷄父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吳子以罪人

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因徒不習戰三國爭之吾為三軍以擊

於後中軍從王從吳先師右掩餘師左掩餘吳王吳之罪人或奔

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

許與蔡頓曰吾君先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楚師大奔

二十四年冬吳滅巢楚初楚子舟師以畧吳溇畧行也行吳界沈尹

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名吳踵楚

躡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二乎楚大夫胥犴勞生於豫章之泗泗水

楚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王及圍陽而

還圍陽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踵離而還鍾離不書沈

尹戌曰亡郢之於在此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二姓之師守幾如是

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其二之謂乎

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齊侯取郟公謂季氏所逐

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成大夫公孫朝

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請納疑弗許

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敝壞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

息肩于齊

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

曰將以厭衆

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

衆告齊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

師及齊師戰于斫鼻

季氏師距公非公命齊子淵則不書斫鼻魯地

捷從洩聲子

聲子魯大夫

射之中楯瓦

瓦楯

繇胸汰輻七入者三寸八楯也

胸車輓轅常輻繇過也汰天激佗矢鏃也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

殪死也改駕人以為駮戾也

而助之

人魯人也駮戾叔孫氏司馬

子車曰齊人也

子車即將擊子車子車射

之殪其御曰又之

又欲使人射餘人

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

從野洩叱之

表帶齊大夫野洩即声子

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

欲以公戰禦之

不欲私私報叱

又叱之

子囊腹

亦叱之

野洩亦叱之言齊無齊戰心沮相比

再豎射陳武子中

手再豎季

失弓而罵武子

以告平子曰有君子曰白皙鬚鬚眉

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

子彊武子字

對曰謂之君子何

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于他馬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二十七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莠尹然工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門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師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進

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初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理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太封而定其徒使監馬尹大心遂只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而子辛若同之將用之也若

好吳邊疆使柔服焉枕其至吾又疆其枕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
吳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
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
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鬼神以寧吾族姓以
待其歸將為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執種吾子遂伐徐防山以
水之已外滅徐徐子章羽斫其髮攜其夫人以遂吳子吳子唁而送
之使其迎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
處之夷城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十年余知其可也而怨其
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
楚執政衆而幸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肆无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
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罷散於道啟罷散亟肆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

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定四年吳入楚

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皆楚邑僭六楚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

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

豫章左司馬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史墨曰不及

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閏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衰三十何越滅吾至此三十八歲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公也歲星近在

100

